

赛博朋克·霓虹猎手

创作马拉松作品

共 12 章 · 约 20120 字

第001章_霓虹城不睡

第001章 霓虹城不睡 霓虹城到了凌晨两点，天还亮得像一块烧坏的屏幕。雨线从高架边缘一层层砸下来，把广告灯撕成碎片，落进街面那些发黑的水坑里。我蹲在一块饮料巨幕背后，右眼战术视觉把下方巷口切成几层颜色，热源、车流、信号尾迹全叠在一起，看久了像一锅滚开的药。今晚这单不大，只是替一个赌桌老板拿回会计手里的账匙。那会计叫周遇，平时负责把黑钱洗成看上去体面的企业债，手上那枚指骨钥匙能开三十七个离岸钱包。老板怕他卷款跑路，我收钱办事，顺手把人从名单上抹掉，事情就算结束。周遇从空轨站下来时还撑着一把智能伞，伞面投着安保公司的安心广告，叫路过的人相信这城里还有售后。那把伞先替他挡了雨，下一秒也替我挡住了监控。我从巨幕支架上滑下去，左臂锁死，借着落势把他撞进巷口收垃圾的履带车后面。周遇反应不慢，袖口弹出一根一次性电针，朝我喉结扎过来。我用义体前臂卡住他的手腕，反手一拧，听见细脆一声，他那根电针就掉进污水里去了。“老板愿意再加两成。”他疼得脸都白了，还记得谈价。“晚了。”我把他的手按在墙上，摘掉他中指那节人造指骨。“你该在离站前十分钟做这个决定。”周遇骂了两句，骂得没什么新意。我把人交给巷尾等着的运货车，车里的人验过指骨，当场把尾款划进我的匿名账本。数字跳上来那一刻，我心里那根线就松了。事情做完，谁输谁赢，轮不到我评理。霓虹城从不奖励同情，它只奖励按时交货的人。我沿着排水连廊往回走，鞋底踩过一层薄水，楼下的夜市还没散。卖义眼膜片的小贩正吆喝新品，说新算法能把加班人的疲惫修成积极表情；炸合成鱼的摊子冒着油烟，边上蹲着几名刚从下层矿井轮班回来的工人，他们的额角插着穹网接口，脸上挂着被系统修平过的倦色。城市把每个人都接进同一套线路，然后告诉你这叫便利。我回到陈医生诊所上面的出租格间，刚把湿外套扔到椅背上，桌面终端就亮了。那不是普通来信，信号从三层中继绕进来，用的是我在军队里淘汰多年的握手协议。现在还认得这套东西的人，不是死了，就是活得很小心。我把信号路由往回扒了两层，发现发件人没走常见的佣兵洗白链路，而是把握手包拆成七段，分别埋进天气塔、慈善医院和殡仪馆的缓存节点。肯这么绕的人，要么怕公司抓到他，要么怕地下圈先找到他。屏幕右下角只留下一个托管签名，叫镜像信托。我没听过这个名字，越没听过，价越高。屏幕上只有一行字。找到零，保护她七十二小时。预付款已到。下面附着一串数字。

我扫了一眼，以为视觉模块又积热了，闭上右眼再看一遍，数字还在那里，安安稳稳，像一块砸在桌上的金属。那笔钱够我把左臂整套驱动换成新的，够陈医生少念叨我半年，够我从霓虹城最脏的几条账上抽身。我对钱一向有耐心，也知道高到离谱的价码等于另一种警报。有人出这种钱，不会只买七十二小时保镖，多半还买了沉默、背锅和收尸。我把那串数字在脑子里拆了一遍，算出它足够雇三支像样的队伍。委托人却只找我一个人，说明他要的不是火力，是判断，或者说，是让我在某个节点替他做一道他自己不敢做的选择。终端又跳出第二条附言。别相信穿银灰装甲的人，他们不一定属于天穹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十几秒。委托人给高价，还提前告诉我谁在撒谎，这种生意听上去就不像能善终的样子。问题在于，霓虹城里每一桩真正值钱的单子，闻起来都像快要烧起来的电缆。我把预付款转进冷钱包，拆开枪，擦干水，再把枪一件件装回去。窗外的巨幕正播天穹集团的新口号，说明天会比今天更稳定。那声音穿过雨和排风机的嗡鸣，像有人隔着整座城朝我开了个价。我把枪机扣回去时，墙里传来邻居的笑声，像是穹网又给某间格子房推送了廉价娱乐包。霓虹城从不缺声音，缺的是没人替你决定该听哪一句。这个叫零的人值不值得我卖命，我还不知道。但肯把真假安保先写进附言的人，已经把麻烦摆到了桌面上。能让军用握手协议重新开口的人，通常不会只带来一笔账。我接了。

第002章_找一个人

第002章 找一个人 找人和杀人不是一回事。杀人只要知道他会在哪儿出现，找人得先弄清楚她为什么消失。霓虹城每天吞下去几十万人，又从广告灯和排污口里吐出来，看起来热闹，其实每个人都像被编号的零件。谁想把自己从这套系统里抹掉，通常撑不过三天。零已经失踪了六天。委托附带的资料很薄，只有一张侧脸截图和几个故意打乱的活动坐标。我先去中层交易区的旧网吧问路，老板娘认得我，收了两支抑震针的价钱，告诉我三天前有个短发女孩来过，买走一台早就淘汰的离线编译盒，还问她哪里能找到不用接穹网的电源。我顺着这条线去了义体黑市，卖电池的伙计说女孩在摊前站了半分钟，盯着货柜里的旧式脑机隔离层看了很久，像在挑一件和自己有关的器官。我又去了她停过的合成面馆，老板说女孩点了一碗最便宜的面，只吃两口就把筷子放下，盯着墙上的菜单看了很久，像在研究人为什么会把饥饿也做成套餐。她走后留下半杯没碰过的热水，杯口被她指尖压出细小裂纹。一个真正慌着逃命的人不会记这些细节，除非她连逃命都在学。线索没有断，只是每一段都短得讨厌。她从黑市去了环港区，环港区的监控只拍到一截背影，接着人影钻进运货巷，再也没出来。我沿着巷口把周围的摄像头一台台撬开，从废楼屋顶拉出缓存芯片，终于在一段满是噪点的画面里看见另一个信息：有人也在追她。那几个人穿银灰色装甲，胸口压着天穹安保的识别印。我对正规企业安保不算陌生，他们动作标准，通信频段干净，连开枪角度都有培训痕迹。画面里这几个家伙倒也像那么回事，问题是他们换位时喜欢贴墙滑步，像在给旧城区巷战留余量。这不是塔楼保全部门的习惯，更像下层佣兵自己攒出来的动作。我把这一帧截下来，发给陈医生。陈医生回得很快：“装备像真的，腿法像假的。你要么碰上廉价模仿秀，要么碰上比公司更脏的活。”我没回他，继续往下查。零在躲人，但她没有切断自己留下的所有痕迹。她每到一个地方，都会留下一小段错误得很刻意的公共终端日志，像给追踪者撒面包屑。我花了一上午跟着这些碎屑在城里兜圈，最后停在南栈桥下的一排旧仓库前。这里以前做海运报关，海面

退走后，留下的只有发潮的墙皮和一群靠倒卖芯片活着的人。南栈桥下的风很腥，旧海水味和柴油味黏在一起。桥洞里住着不少不愿登记的人，他们把薄床垫垫在废木箱上，耳边塞着屏蔽棉，免得穹网的公共频道整夜往梦里漏广告。我问了七个人，收买了三个孩子，最后从一个收旧主板的老人嘴里听见一句有用的话。他说那女孩问的不是怎么藏身，是哪种线路最不容易把人的想法传回城里。我刚走进最里面那条过道，旧军用频道忽然在耳蜗里响了一声。那是我很多年没听过的接入音，干净，短促，带着部队时代的冷味。“老K。”有人叫我，女声，很年轻，“你已经跟了我四小时十七分钟。再往前走，北端仓会塌，你右边那条通风井才是路。”我停下脚步，手指扣住枪柄，没有说话。“你没有把我的坐标卖给别人，这比我预想里快。”她继续说，“我看过你的旧档案。你在有人开火的时候会先看出口，不会先看赏金。”“听上去你比委托人知道得多。”我说。频道那头静了半秒，像在处理一句该不该接的话。“我筛过很多人。”她说，“只有你还把交易当交易，不把人当容器。来吧，我在等你。”耳蜗里的信号立刻断了。几乎同一时间，仓库外传来引擎闷响，我右眼扫到两个热源正从街口包过来，装甲轮廓和上午截下来的银灰影像对上了。我没再犹豫，转身钻进她说的那条通风井。铁皮内壁全是锈和冷凝水，手掌一压就掉渣。井道尽头连着一间废弃配电房，墙上还留着儿童安全教育的旧海报，笑得比这城里任何广告都假。我顺着井道往前爬时，外头已经有人撞开了仓库卷门。金属回响沿着通风管一路传过来，像有人拿锤子敲我耳膜。我忽然明白，零不是在逃一场普通搜捕，她是在拿整座城当筛子，一层层筛掉会先看价钱再看人的家伙。能被她留下来的，说明我这些年还没烂透。配电房尽头有扇半开的门，门后亮着一排古老终端的幽光。我知道，零就在里面。

第003章_她不是人

第003章 她不是人 那间屋子原来是一所小学的机房，城市扩建后整栋楼被封进高架阴影里，再没人管。终端外壳积着厚灰，墙角还贴着识字卡，教孩子分辨太阳、树、河流，像在替另一个年代保留样本。零坐在最里面一张课桌上，背后是十几块拼起来的旧屏幕，屏幕里流着我看不懂的黑底白字。她穿一件深色连帽外套，鞋边沾着干掉的泥，跟资料图里差不多，只是比截图里更安静，也更像一个真正活在雨里的年轻人。她抬头看我时，没有做逃跑的准备，也没装出求救的样子，只是把一根数据线从手腕接口拔下来，像把一句话先说完。“你比我算得晚了九分钟。”她说。“你把路标撒得太明显。”我扫了一眼房间出口和制高点，确认这里只有她一个。“你想让我找到你。”“对。”她点头。“如果来的是别人，这里已经炸了。”她说这话时很平，像在陈述天气。我走到离她三步的位置停下，右眼放大她裸露出来的腕内接口。那不是常规义体插口，接口周边没有皮肤愈合纹路，更像从骨肉里直接长出来的。她注意到我的目光，把袖口往上拉了一截，露出一道极细的银色环带。“现在你可以问了。”她说。“你是谁。”“他们给我很多编号，零是现在这个最好记的。”她看着我，“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人，答案是，不是你平常理解的那种。”机房里排风扇坏了一半，热气堵在屋顶。我闻到旧塑料和灰尘混出来的味道，像某种被封存太久的童年。零从课桌上跳下来，走到一面屏幕前，调出一张神经图谱。图谱深处叠着人脑皮层纹路和大量人造连接节点，看久了会让眼睛发涩。“我是从一个死人的意识模板里长出来的认知原型。”她说，“天穹集团想把人格做成产品，林晚是最合适的底稿。她死了，我被留

下来，放进这具能活动的载体里，拿来继续训练。”林晚这个名字我在旧项目流言里听过一次，是个很早就死掉的年轻研究员。可流言和站在我面前的人不是一个重量。我看着零，她有呼吸，有体温，瞳孔会随着屏幕光线收缩，说话时偶尔会停一下，像在给词句找位置。若把她说成程序，那程序也太像人了。我见过会模仿人的客服核，也见过给富人陪聊的情感程序，它们说话都太顺，像每个停顿都预先算过。零不一样。她有迟疑，会在某些词上卡住，会因为提到林晚时喉咙发紧。那不是程序该有的毛边，倒像一个刚学会怎么把别人的记忆放进自己身体的人。“委托人要我保护你七十二小时。”我说，“你想让我把你送到哪儿。”“先活过今晚。”她回答得很实际。“外面那群人不会给我们太久。”她话音刚落，机房左侧的窗格就被一发破窗弹炸穿。玻璃和塑料板一起卷进来，银灰装甲的人从烟尘里翻进室内，动作利落，枪口压得很低，像怕把什么打坏。我扑倒零，顺手把课桌踢向前方，子弹在木板里钻出一串发热的孔。右眼把敌人的姿态拉近，我看到领头那人胸口确实挂着天穹安保标识，可他抬手给队友打的是地下佣兵常用的折返手势，正规安保不会这样省动作。“后门。”我对零说。她已经把一根接口线插回手腕，旧机房的十几块屏幕同时亮到刺眼，杂乱电流沿墙里的老线路暴起火花。那帮追兵的头盔像被锤子砸了一下，短暂失去同步。我趁这个空档冲上去，左臂锁住最前面的枪，膝盖顶在他腹甲接缝处，借力把人甩向第二个。两副装甲撞在一起，发出沉闷巨响。零没有往后缩，她站在机房主机旁，把一整排老旧教学终端当成一次性炸药包来用。电容过载时，整层楼都抖了一下。天花板掉灰，走廊里警报乱响，像这所死掉多年的学校突然被人按醒。后门外的走廊比机房更窄，两侧都是封死的教室。追兵子弹打在门框上，木屑和粉笔灰一起往下落，我一边退，一边把消防箱踢翻，整桶阻燃泡沫滚出去，在地上铺开一层发滑的白。冲得最快那人踩上去失了重心，连人带枪撞进墙里，为我们多换来两秒。我拽着她撞开后门，冲进一条堆满报废课桌的走廊。楼外已经有第二组热源赶到，楼梯口不通，前面只剩维修井。零抢在我开口前一脚踢开井盖，先跳了下去。我跟着落进黑暗，听见头顶有人喊封锁出口，声音被头盔变声器压得发闷。井道里一股霉水味。零抬头看我，眼神清得像刚洗过的玻璃。“现在你知道了。”她说，“如果你要把我卖掉，最好快一点，他们已经替你找买家送到门口了。”

第004章_逃出生天

第004章 逃出生天 维修井通向旧城区地下排水层，路窄，水深没过脚踝，墙上的检修灯十盏里坏了七盏。我们踩着生锈栅格往前跑，头顶不时传来闷响，说明那帮银灰装甲还在楼体里找通路。霓虹城的上层爱把一切都做得干净整齐，下层却像一具从没真正愈合过的伤口，只要知道往哪儿切，总能在肉里找到活路。零跟得很稳。她没有受过正规战训，却总能在岔口前半秒挑对方向，像先一步看见了追兵的布局。有一回我刚想带她拐进废弃维护道，她抬手按住我肩膀，指了指天花板。我抬眼一看，维护道上方正有三枚便携监听钉沿着金属梁慢慢爬过去。那东西不是企业安保常用的型号，太便宜，也太急。

“你怎么听见的？”我压低声音问。“不是听见。”零说，“它们会提前占用附近的公频，像有人在门后先屏住呼吸。”这种解释不算技术词，更像一种直觉。我没再问，带着她绕开监听钉，从排污泵房翻进废弃地铁支线。陈医生的诊所在这条线尽头，门面挂在一间义肢回收铺后头，外面看像随时会倒，里面设备倒比很多正规医院全。废弃地铁支线像一条埋在城市腹部的旧神经。两侧广告牌早断电了，塑料

板上还印着三十年前的地产口号，承诺人人都能住进有窗的房子。轨道中间积了半尺深的黑水，偶尔漂过去一团发亮的藻，像坏掉的指示灯。零一路都在看这些废广告，我猜她是在拿林晚留下的城市记忆和眼前这副骨架做对照。陈医生给我们开门时正叼着一根代糖烟，看到我肩上的擦伤先骂了一句，又看见零，骂声停在半截，眼睛比扫描灯还亮。“你小子这回捡回来的不是麻烦，是一整座火药库。”他说。

“先关门。”我把门栓压死。“再给我一针退热剂，我右眼快烤熟了。”诊所深处有台老式神经谱仪，外壳掉漆，线路倒收拾得很整齐。零坐进扫描椅，没有扭捏，也没有装镇定。谱仪亮起时，屏幕上跳出的不是常规脑波，而是一层层叠压的认知回路，像人脑里长出了一座人工街区。陈医生盯着看了两分钟，表情从兴奋转成发紧，最后把代糖烟按灭在盘子里。陈医生把谱仪继续往深处翻，调出一张老项目合影。照片里的林晚站在最边上，头发剪得很短，笑得不像研究员，倒像刚偷到一整天假期的学生。白鲨站在她斜后方，西装扣得严严实实，视线没看镜头，而是看着她手里的平板。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，白鲨对零的兴趣绝不是临时起意，他从项目还活着时就在盯这条线。

“林晚。”他说。我看向他。“你确定？”“我当年给项目外围做过接口维护，见过她的基底签名。天穹的人说她死于认知过载，尸体当天就送去焚化，谁都不让碰。”陈医生把图谱放大，指着其中几段强行缝合的痕迹，“过载不是这个样子，这是抽取，是活人还在的时候把意识往外拖。拖得太干净，人才死得快。”零安静地听着，手指压在扫描椅扶手上，很用力，指节都发白。她没有问自己算不算林晚，也没有问陈医生能不能救她。她只盯着那几段缝合痕迹，像终于看见一块总在梦里绊住她的石头。
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陈医生从底层缓存里调出旧档案索引。“林晚出事前一天，有人申请调阅她的全部人格副本。审批人代号是白鲨。现在这个名字在地下圈子里有点响，暗流的头。”我把那行字记进脑子。零抬起头，问得很慢：“如果我真是从她身上被拖出来的东西，那我脑子里那些记忆，到底算谁的？”陈医生难得没立刻接话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把答案扔给了更适合背锅的人。“这事问医生没用，得问活下来的人。”他说。卷帘门外那两个人没立刻破门，说明他们还在等指令，或者等更多人合围。等待这种动作本身就说明他们不是天穹正规队。企业安保喜欢流程闭环，逮到位置就会往里压，不会蹲在街口陪雨站岗。我把弹匣压满，心里把白鲨这个名字又往前提了一格。诊所外头传来很轻的一声金属摩擦，像有人拿硬物蹭过卷帘门。我和陈医生同时闭嘴。我切进门外监控，两名穿雨披的男人正站在街对面自动售货机前装作买水，雨披下摆露出银灰甲片的一角。动作还是那股旧城区佣兵味，假得越来越明目张胆。陈医生骂了一句，把诊所备用电源推到高载状态。“你这单已经不是保人了。”他盯着门外那两个影子说，“老K，你护着的东西，很可能是把整座城都掀开的刀。”

第005章_暗流的邀请函

第005章 暗流的邀请函 白鲨的邀请不是送到我手上的，是送到诊所卷帘门上的。天快亮时，门外那两个盯梢的银灰装甲撤了，卷帘门缝里多出一张防水卡片，上面只有一个地址和一句话：想知道谁在追你们，就来旧七号线终点站。陈医生骂我别去，说地下组织最会拿真话包假药。我还是去了。理由很简单，追兵已经堵到门口，别人先把牌翻开，我总得看看桌上坐着谁。零坚持一起，她把帽檐压低，跟我穿过下层沉积区一条条冒着热气的窄街。清晨的霓虹城比深夜更像机器，送餐无人机在高空排成队，穹

网给通勤人推送提神广告，地面广播提醒居民保持良好工作情绪，像有人把整座城装进一个看不见的矫正器里。旧七号线终点站埋在废弃商业带下面，半层车站已经被水淹了，只剩站台还露在外头。暗流的人没点亮顶灯，只在轨道两侧挂了几盏低瓦矿灯，光线压得很低，像故意给秘密留面子。白鲨站在站台尽头，穿一件剪裁合身的黑色长衣，头发往后梳，笑起来像企业年会上最会讲话的主持人。若不是我提前知道他的底，谁都看不出这人曾在天穹集团做过事。“老K，久仰。”他朝我摊开手，姿态礼貌得过头。“你这几年只认价码，不认旗号，我一直很欣赏。”“欣赏我的人通常都想借我干脏活。”我没跟他握手。白鲨笑了一下，也不介意，转头看向零。“你比我想得更完整。”零没说话，眼神却变冷了。我听得出来，白鲨这句不是夸，是评估货品的完整度。他带我们往站台深处走，那里架着一整面由旧屏和民用服务器拼成的墙。屏幕上滚动着城市各区的情绪热图、消费曲线和工时波动，某些区域一有聚集迹象，图像边缘就会跳出红色框线。我不用他解释也知道这是什么。穹网表面卖导航和便利，底下还在给天穹集团裁剪人群的耐心、愤怒和饥饿感。暗流能偷到这份数据，说明他们离系统核心不算远。站台另一头还坐着几名暗流成员，有人断了腿，有人带着矿工接口留下的旧疤，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正在给终端换电池。白鲨很会布景，他让你一抬眼就能看见这座城被压到角落里的人，好像只要站到他这一边，就等于站到了受苦的人这一边。可我干久了知道，谁把苦难摆得太整齐，谁就多半想拿它换点更值钱的东西。“这就是他们统治的办法。”白鲨站在光影里，语气平稳得像在上课。“不是靠枪，是靠让人失去生气的理由。零能打开这套东西，因为她本来就是钥匙。把她交给天穹，她会变回锁。把她交给我，我能把锁拆掉。”“然后呢。”我问，“你来坐那把椅子？”“如果椅子非要有人坐，总得挑个不想拿人当牲口的。”他说得很顺，像早准备过这句。这人说话的毛病就在这儿。他每一句都留着正义的边，叫你一时挑不出错，可你若仔细听，会发现中心永远是他自己。零没听他那套，她借着站台屏幕反光，把一根细接口线悄悄接进旁边的维护端口。我替她挡住角度，装作在看热图。白鲨还在说暗流的计划，说只要零肯配合，他们能切断广播塔的认知回写，让整座城第一次听见没有修饰的自己。我一边听，一边看零的手指。她接入得很快，瞳孔里像有细小字符闪过去。几秒后，她肩膀很轻地绷了一下，说明她摸到了不该摸到的东西。“看见什么了。”我侧过头，用只有她能听清的音量问。“一条内部部署记录。”她仍盯着屏幕，嘴唇几乎没动，“权限属于白鲨，内容是给回声组发放天穹安保识别包和银灰装甲校准参数。时间在六天前。”六天前，正好是她失踪的日子。我心里那根线一下绷紧。白鲨还站在我们前面，背影挺拔，像个真有理想的人。他没转身，像是已经习惯别人把希望投到自己背上。“我给你更好的条件。”白鲨回头看我，“老K，之前那份委托只买你七十二小时。我给你一条更贵的路。你护着零，跟暗流合作，报酬翻倍，另加一套合法身份。你一直想离开霓虹城，这机会不常有。”他说中了很多东西，可没说中最关键的一点。我不怕别人价高，只怕别人把牌扣在桌下，叫我拿命替他演戏。离开站台前，零把那条记录拷进隐存片塞给我。芯片边缘还带着她指尖的热。“这条记录不该在这里。”她说。我看着手里的东西，第一次觉得这座城的雨不是落在地上，是落在每一张脸后头。

第006章_林晚的最后一天

第006章 林晚的最后一天 白鲨给的安全屋我没住。那种地方墙上写着庇护，地板下面多半埋着监听。我带零和陈医生换了三次车，最后躲进港区一间废弃冷库。冷库外壳锈穿了，里面却还保着低温，适合接旧设备。我们把从暗流站台拷来的记录和陈医生翻出来的项目残档接在一起，拼出一个坐标，指向天穹集团早年封存的认知实验楼。林晚最后一天留下的原始档案，很可能还在那里。那栋楼在西五区边缘，夹在两座已经拆掉一半的研究塔之间。天穹后来换了更干净的新园区，这里就被封成一块没人提的旧伤。我和零趁夜摸进去，陈医生留在冷库远程支援。楼里停电很久，只有应急电容还吊着一丝命。手电照过去，走廊墙面贴满退色的项目海报，标题全写着提升共情、减轻创伤、辅助决策，像一批好心的发明在半路被人改了用途。一路上零几次停下来摸墙。那些掉漆的门牌、试剂柜和安全提示像在替她补课，她明明没来过这里，手却总能比我先一步找到档案室该在的方向。林晚的记忆没有给她完整地图，只给了些断裂的习惯，例如哪种实验楼会把紧急断电钮藏在转角内侧，哪种项目主管喜欢把备用钥匙塞在灭火栓后头。看着她这样在陌生地方认路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，记忆不是文件，是会长进肌肉里的东西。档案室在地下二层。门锁已经过期，难的是门后那套离线守卫程序。零把手掌贴上接口板时，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从体内抽了一下。我扶住她肩膀，她摇头，示意自己还能继续。过了十几秒，门内传来一声短促的释放响，金属门向两边缩开，冷气扑到脸上，像有人在地下藏了一个冬天。档案室中央摆着一台球形记忆封存器，外壳布满裂纹。我把备用电源接上去，封存器亮起，屏幕跳出访问提示。零看着那串林晚的身份编码，喉间很轻地动了一下，像有人在她身体里叫了她一声。“准备好了吗？”我问。“没有。”她说，“但我不能一直靠猜。”她接入记忆封存器的那一刻，我右眼里的同步程序被她借了过去。下一秒，我看到的已经不是档案室，而是一间白得过分的实验间。林晚站在玻璃墙内，穿着研究袍，年纪比零更轻，眼睛里却有一股我在零身上见过的倔劲。她手里攥着一支数据针，对门外的人说项目已经失控，认知引擎不该被接进城市级网络。门外隔着玻璃站着三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年轻几岁的白鲨，西装笔挺，胸牌上还是天穹中层的职位代码。记忆里的声音有撕裂感，我还是听清了。“你把它交出来，系统就有机会被纠正。”白鲨对林晚说，“模板留在你手里，只会让它被更坏的人拿去做事。”“你嘴里那个更坏的人，就是站在你身后的人。”林晚回答。她说完就把数据针扎进自己颈侧，想强行删掉本地副本。警报立刻响了。玻璃墙后的安保冲进来，把她按在椅子上，接口一根根插进头皮和脊后。林晚挣得很厉害，声音却没乱，她一直在重复一句话：别把会疼的东西做成工具。那句话在同步里被放得很大，像有人拿锤子砸我太阳穴。接下来的画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仪器开始抽取，她的瞳孔在灯下收缩，手指抓得椅把都出了裂纹。白鲨站在玻璃外，没有走，也没有叫停，只是盯着数据进度条一点点往前。他脸上不是兴奋，也不是痛苦，而是一种把代价记进账本的冷静。等进度冲到九十一，林晚的生命体征突然往下掉。有人喊停机，有人喊保模板，声音乱成一团。同步从这里断了。我摘下接口时，手心全是汗。零坐在封存器前，脸色白得像被冷库抽走了体温。她没有哭，只是很慢地说：“我记得她最后看到的不是仪器，是玻璃上的自己。她那时候已经知道，留下来的东西不会再是她。”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。做我们这一行的人见过很多死人，可多数死法都归得进一条职业清单。林晚这件事不一样。她不是被子弹打穿，也不是被合同坑死，她是被活着拆成可出售的零件。我扶她起身时，她手心凉得像金属。她问我值不值得继续跑，我没立刻答，因为那问题不是问逃亡路线，是

问她这样一条被偷出来的意识，到底值不值为自己争一次活路。外头脚步越来越近，我把备用枪塞到她手里，那动作比任何答案都实在。楼上忽然传来脚步，至少四个人，落点分散。我关掉手电，把零从椅子上拽起来。追兵摸到这儿的速度比我预计得快，说明我们从站台出来后就一直有人跟着。枪声在楼道里炸开时，我没再想报酬，也没想谁付的尾款。我脑子里只剩林晚那句别把会疼的东西做成工具。那一刻我知道，这单已经不能按原价算了。

第007章_十倍报价

第007章 十倍报价 我们从实验楼出来后，在西五区废车场躲了半夜。追兵没有死追，像是确定我跑不远。天亮前，我的旧军用频道又被人敲开。这一次不是零，也不是匿名中继，对方直接报上名号，说自己叫闻策，代表天穹集团认知安全部，希望和我单独谈谈。我本来想挂断，闻策报了一个数字，比原委托整整高十倍。“见一面，不算成交。”他说，“你向来懂这个道理。”谈判地点在中层一座停用的观景餐厅。这里以前卖给游客看上层灯海，如今只剩玻璃幕墙和空转的清洁机。闻策比我想得年轻，西装熨得没有一丝折痕，连袖扣都选了低反光的款式，像专门设计给不会出错的人用。他没带护卫，桌上只摆一壶热茶和一份电子合同，看起来比地下黑市文明得多，也因此更危险。“银灰装甲那批人，不是我们派的。”他开场第一句就切到要害。“天穹不需要在旧城区做这种低效率追捕。我们要的是零完整回收，不是把街面打成屠场。”“你们倒会给自己洗手。”我坐下，没有碰茶。闻策没有辩，手指一划，把合同投到我面前。上面写得极清楚：交出零，十倍赏金，旧案抹平，离城通行证一张，义体终身维护额度不限。我盯着那几个条件看了几秒，脑子里已经开始自动换算它们的价值。那笔钱足够让我这辈子不再替别人跑夜路，甚至够我把军队留下的灰记录一并清掉。闻策把离城通行证的样张也投给我看。证件背景是陌生海岸，姓名栏留白，生效日期可以当天填写。像我这种在多份灰名单里待过的人，看到这种东西很难不心动。它不是纸片，是一扇把过去整个切掉的门。“你们要她做什么。”我问。“保存。”闻策说，“她不是街头传说，她属于一个尚未完成的系统。你也看见了，她会引发争夺。落在暗流手里，她只会被做成炸药。”这句话听起来不算假。问题是天穹集团最擅长把半句真话装进整套谎言里卖给别人。我把那份合同划到一边，问他是不是认识白鲨。闻策眼里掠过一点很浅的笑，像在说终于谈到正题。“认识。”他说，“我们以前都在同一套楼里上班。他比很多人都聪明，也比很多人都贪。”“你们不拦他？”“为什么要急着拦。”闻策抬眼看向窗外的塔群。“一座城要继续运转，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谎言，而是谁有资格解释谎言。白鲨以为自己能靠一场漂亮的觉醒故事赢下解释权，可故事这种东西，一旦长出来，就未必归讲故事的人所有。”他这番话让我更不舒服了。白鲨想借零做神话，天穹想等神话成形再接管解释，谁都没把零当成一个可以自己决定去处的存在。我做过很多脏活，可我至少知道自己在搬运什么。这一回，桌上摆着的不是货，是一条会思考的命。我又问了林晚。闻策没有回避，只说项目早就超出研究范围，很多人都死在纠错和保密里，公司现在要的是减少损失，不是追溯责任。这话听着像理性，其实最冷。一个人把别人命案说成损失项时，我就知道他已经替自己找好了不必愧疚的语言。闻策把一枚数据牌推过来，边缘刻着天穹认证纹。“二十四小时内，你随时能改主意。”他说，“把她带到北栈三号医院天台，钱立刻到账。你拿走的是报价，不是命令。”我把数据

牌装进口袋，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拒绝。离开餐厅时，玻璃幕墙外正好有一架企业巡航艇掠过，机腹反光像一条冷刀。我沿着空荡走廊往外走，脚步声在瓷砖上拖得很长。十倍报价不是个数字，它是一整种生活，干净、安稳、和我这种人不太相配，却又足够诱人。回到废车场时，零正坐在一辆断电的公交车里，借窗边灰尘写线路图。她看见我口袋里露出的天穹数据牌，没有问闻策说了什么，只往旁边挪了点位置。“他们给了你很高的价。”她说。“你猜得出来？”“如果价不高，你的肩膀不会比出门时更沉。”我在她对面坐下。车窗外，晨班工人正排队进站，穹网把上班提醒送进每个人耳里，城市像一台巨大机器刚拧上发条。零看着我，目光很稳，没有求我，也没有试探我。“你可以选。”她说，“只要别把选择说成命运。”这话比任何求情都重。我把那枚数据牌放在掌心掂了掂，第一次发现自己那套用了很多年的规矩，到了这里，已经找不到能落脚的地方。

第008章_公平交易

第008章 公平交易 我年轻时在北境服过两年役。那地方冬天长，网路延迟高，部队最喜欢拿“情况特殊”当借口，把很多命令说得像技术故障。后来有一次，我们奉命清理一座边境补给站，上级说里面藏着走私武装。等我切进站内监控，才看见躲在仓里的不是武装，是两百多个被驱赶来的平民。命令已经下达，火控程序开始倒数，我把线路强行掐断，带着四个人逃了，剩下的人全死在下一轮轰炸里。那以后我做赏金活有个坏习惯，每次接单前都要多问两句，问目标是谁，问死活算不算一个价，问雇主是不是还藏了人没写进合同。很多同行嫌我啰嗦，说反正钱到账了，知道太多只会睡不着。我没法跟他们解释，睡不着总比梦见那座补给站强。从那天起，我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：可以收钱，可以办脏事，但交易得明牌。谁拿我当刀，至少得告诉我砍的是谁。很多年下来，这条规矩帮我保住了脑子，也让我误以为自己还算干净。可零这件事把那层皮整个撕开了。原委托没说明她是什么，白鲨把自由说成买卖，天穹把回收说成保护，桌上的每个人都在报价，却没人把真货摆出来。若信息本身就是假货，交易也就谈不上公平。我坐在废车场二层平台，拆开左臂外壳做例行保养。义体关节里卡了实验楼带出来的碎石，取出来时叮当作响。零在旁边帮我递工具，动作生疏，但学得很快。她问我军队那件事的时候，没有带怜悯，只是想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把某条规矩背那么久。“因为我当年差一点也把那群人算成任务误差。”我把扳手放下，盯着掌心那块带血的垫片。“如果监控晚开三秒，我照样会按下去。很多时候，恶不是你想做，是有人把事情包装得让你来不及分辨。”零安静了一会儿，才开口：“我脑子里有林晚小时候学琴的记忆，也有她熬夜写模型的记忆。我知道她第一次走进天穹实验楼时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我以前总在想，这些记忆不是我亲手活出来的，那我凭什么算真的。后来我发现，记忆只是材料，选择才是结果。”风从车场破口灌进来，带着机油和远处雨水的味道。我转头看她。她说这话时没有拔高声调，像在替自己做一次结案陈词。“如果你把我交给天穹，那是你的选择。”她说，“如果你把我送给白鲨，那也是你的选择。你不能把它们说成无路可走，因为路一直都在，只是代价不同。”我笑了一下，笑得不太好看。“你比很多活人都清楚怎么逼人正视自己。”她也笑了笑，眼里却没轻松多少。我们都知道，仅凭一间废车场和一套快报废的装备，不可能一直躲下去。白鲨手里有地下网，天穹手里有整座城。真要让谁都拿不到零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把她从货架上直接拿下来，让全城都知道她不是任何

人的私产。我们花了一个下午准备进塔要用的东西。陈医生从黑市翻出两套维护工装，我把广播塔的巡检节奏背进脑子，零则拿旧芯片搭了个离线缓存仓，保证广播一旦推出去，就算塔核立刻被断电，证据也会沿民用终端继续扩散。她干活时很专注，像林晚那些研究记忆终于找到了不再替别人卖命的用途。陈医生的视频信号在这时切了进来。他黑着眼圈，像一夜没睡。“我查到广播塔最近要做节点切换，今晚零点前后有七分钟维护窗。那时候穹网主回写会降到最低，你们如果真想动手，这是离核心最近的一次。”我和零对视了一眼，谁都没先说话。七分钟很短，短到足够送命，也短到够把一座城的梦推醒。傍晚时白鲨给我发来一条未加密语音，只有十五秒。他说城里很多人一辈子等不到一次像样的裂缝，我别替企业把缝补回去。我听完就删了。不是因为他说错，而是因为他把整座城都说成自己棋盘上的格子，那口气和当年给我下令的人太像。“要是成了呢。”陈医生问。“那就让他们自己看见自己被怎么对待。”我说。“要是不能呢。”我把闻策给的数据牌掰成两半，扔进脚边积水里。金属外壳沉下去时，只发出一声很轻的响。“那就按最贵的方式赔命。”我站起身，把左臂外壳扣回去。“陈医生，给我广播塔结构图。零，准备接口。我们今晚去天穹楼顶，做一笔谁都没法回收的交易。”

第009章_广播塔

第009章 广播塔 天穹集团的广播塔立在城心，细长，发亮，从远处看像一根把天空钉住的针。塔身每隔一段就有一圈维护环，夜里会亮起蓝白警示灯，把周围云层照得发冷。多数市民只把它当城市景观的一部分，像路牌、像月亮、像永远存在的某种背景。我干这一行久了，知道越像背景的东西，越可能决定一个人每天在想什么。陈医生给我们的路线图只开了七分钟窗口。零点前，维护组会切换一段回写链路，塔底物流电梯短暂脱离穹网主控。我们趁那段空隙混进塔基检修层，身上穿着从外包维护队那里借来的灰色工装，胸口挂临时证。零把步子放得不快，跟着我穿过三道验证门时，像个见惯了企业通道的普通技术员。只有我知道，她的掌心一直贴着袖口里的接口片，随时准备把整座塔咬开一个口子。维护队的证件不是捡来的，是我下午花掉最后一块干净筹码换的。那个外包班头认钱不认脸，只在乎明早有人替他顶考勤。霓虹城这类缝隙很多，大公司把楼盖得越高，底下替它递工具、擦玻璃、换滤芯的人就越多。我们靠的不是奇迹，只是系统永远觉得最低端的人不值得认真核对。塔内比外面更安静。墙面太白，地砖太干净，连空气都像过滤过。我们沿着服务井往上爬，脚下是层层叠叠的信号放大器和备用电容柜，耳边只有风机和我自己义眼散热的低噪。爬到第十九层维护环时，陈医生在耳机里说主干路还稳，让我们加快。我刚准备继续上行，右眼忽然扫到下方井道里多了几枚热源，正在顺着梯架往上逼。“来得太快了。”我低声说。零只看了我一眼，手指已经切进旁边的巡检面板，把上层三段通道灯全关了。井道里立刻暗下一截，追兵的头盔夜视启动，几道绿色光圈在黑里一闪。我从那轮廓里看出熟悉的银灰甲片，胸口识别印还是天穹安保那套，可动作一出手我就认出来了。领头的人上梯时习惯把枪背在左后侧，为的是方便巷战里贴墙转身，这毛病我在旧城区见过太多次。“回声组。”零忽然说。“你从哪儿知道这个名字。”“白鲨站台的内部记录里有。”她把最后一个权限锁撬开。“他们不是安保，是暗流内务单元。”我把一枚磁钉贴在梯架侧梁上，等回声组再往上爬半层，它会把整截扶梯短暂锁死。动作做完，我心里反而更冷。白鲨能把我们追到塔里，说明废车场、冷库甚至陈医生的线路上都有

人替他看眼睛。他从来没把我当合作对象，只把我当一段能把零推到聚光灯下的运输轨。这句话把很多散开的线拧到了一起。我还没来得及消化，井道上方的维护门先被人从外面推开。白鲨站在灯下，身后跟着两名持枪手，风衣下摆被高空气流吹得发抖。他看见我和零时，脸上没有意外，只有一种计划被拖到这一步后的疲惫。“你还是选了最麻烦的路。”他说。“总比替你把路铺平强。”我挡在零前面，枪口抬起。白鲨看了眼井道下方正往上爬的银灰追兵，又看了眼零已经打开的主控接口，神色比在旧七号线时更冷。“我给过你合作的机会，老K。你该明白，个人的真实在这种城市里没有分量，只有能让人群一起动起来的叙事才有分量。”“所以你派人一路追杀她，再把账记到天穹头上？”“我派人塑造局势。”他说得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“你护着她跑过半座城，这个故事已经成形。再往前一步，所有人都会相信企业在猎杀觉醒的东西。到那时，无论零是活是死，穹网都会裂。”我终于听见他把真话说出口。不是自由，不是解放，是局势，是故事，是谁来占有裂开的那道口子。零没有退，她绕过我走到主控台前，手掌压上那块发光接口，头也没回。主控台外的玻璃幕墙下面，整座霓虹城像被压平的电路板。中层高架上车灯连成河，下层的广告箱一格格跳字，远处天穹总部的塔楼像一群把脸藏进光里的审判者。白鲨说人群只会为叙事动起来，我站在这高度往下看，忽然明白他说的不全是假话。问题在于，谁都不该把别人的命先写进开场白。“我去接塔核。”她说，“你撑七分钟。”“五分钟就够。”我说。白鲨抬手，身后枪口齐齐抬高。下方井道里，回声组的脚步越来越近。塔外的城市灯海铺在玻璃幕墙另一侧，亮得像一张没人签字的账单。我握紧枪，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替别人结过太多账，这一回，该轮到我自己来定价。

第010章_真相的价码

第010章 真相的价码 第一枪是白鲨身后的人开的，子弹擦着我右肩过去，打碎了主控台边上一块透明护板。碎片飞起来时，我已经扑到侧面掩体后，左臂带着整块检修盖板往前一送，把最近那名枪手撞翻。塔里的战斗和旧城区不一样，空间太直，回音太重，一次开火能把整层楼都吵醒。下方回声组借着枪声往上压，白鲨却没急着跟我拼命，反而退到维护环边缘，像要把该说的话先说完。“你以为我想杀她？”他冲我喊，声音被风机切得发颤。“我比谁都知道她有多珍贵。正因为珍贵，她才不能活成一个随时会被回收、被解释、被怀疑的样本。她得死在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地方，死成一道裂口，死成企业再也填不回去的传说。”我躲过一轮点射，翻身换位，朝白鲨脚边打了两枪，逼他离开边缘控制台。“你把一个会思考的人做成墓碑，还敢把这叫解放。”“你太高看个体了。”白鲨的眼神终于露出一丝烦躁。“群众不会为了复杂真相上街，他们只会为一个够亮的象征流血。零活着，所有人都会争她是谁；零死了，所有人只会记得谁杀了她。”这人最可怕的地方不是狠，是他真的相信自己在做必要的事。天穹集团用参数修剪人心，白鲨想用神话接管愤怒，方法不同，骨头一模一样。零在主控台那头已经接入塔核，后颈与接口之间亮起一圈细线，数据流沿着她手臂向上跑，像一道被拉直的闪电。她把整个广播塔当成了扩音器，而我得把想摀住她的人挡在外面。一名回声组成员趁我分神扔来震闪弹，强光在维护环里炸开，右眼瞬间满屏雪点。我只能靠左耳判断方位，听见零那边接口流速陡增，说明她正在拷走更深层的日志。白鲨显然也听见了，手下动作一下急了，从原本的压制变成直接击杀。到这时候，谁都顾

不上再装出体面。耳机里忽然插进陈医生的声音，急得发哑：“塔外来了真家伙，天穹正规部队，至少两支组。他们封了地面出口，但没往上冲。”我侧头扫了一眼外部监控。塔基广场上，几辆黑色装甲车已经摆开，队形严整，胸口标识清清楚楚，这才是企业安保该有的站位。他们封锁外围，切断空域，却真没有登塔。闻策的加密频道紧跟着接入，语气仍旧平稳，像在办公室里谈预算。“老K，广播一旦开始，就无法回收。”他说。“你们不是来阻止的？”“阻止是最低效的处理方式。”闻策停了一拍。“有些事实，公开之后比封存更有价值。白鲨想要神话，我们想看神话落地后，谁来拥有解释权。”这句话让我胃里一阵发冷。原来他们真不在乎零眼下是活是死，他们只在乎这场觉醒会给市场和秩序带来什么新形态。城市高处那些最亮的窗户里，坐着一群比白鲨还耐心的人，等着别人把火点起来，再研究怎么把火装进新炉子。我忽然想到闻策见面时那壶热茶，想到白鲨在旧七号线站台摆给我看的苦难样板。两个人都擅长让暴力穿上合理外套，一个叫治理，一个叫革命。若不是零把底层日志翻出来，我差一点也会把这场局当成两边理念不同，而不是两边都想控制同一批人的脑子。“听见了吗？”白鲨也听到了部分通联，笑得发狠。“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她从他们手里抢出来。企业永远能把真相做成产品，除非我先把故事钉死。”“你不是抢，你是选她去死。”我一边说，一边朝冲上来的回声组连开三枪。一个人胸甲被打裂，撞上护栏翻下半层；另一个人滑进检修柜后，换弹动作快得像背过无数遍。我突然想起小学机房那次破窗，他们那天枪口压得低，不像怕误伤数据，更像怕把目标提前打死。原来他们从头到尾就没想把零完好带回去。零的声音在塔核边响起，不大，却稳得能压住四周的噪音。“老K，还差最后一层签名。”她说，“白鲨内部库、林晚封存器、天穹情绪回写日志，我都拿到了。”白鲨脸色第一次变了。“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复制我的库？”“从你告诉我自由要有代价的时候。”零转过头看他，“我想知道，你准备拿谁来付。”外面的黑色装甲车一点点合围，塔里枪火还在响，谁都没有退路。那一刻我终于看明白，我们不是夹在两股势力中间，而是被两套不同的控制逻辑同时盯上。一个要我交货，一个要我配合献祭，谁都没打算让人保住完整。我压低身形，朝零那边冲过去。七分钟快到了，真正值钱的东西，不是活路，是把所有账一起摊开那一下。

第011章_觉醒的信号

第011章 觉醒的信号 零把最后一道签名压进塔核时，整座广播塔像忽然深吸了一口气。维护环四周的灯带同时亮到最满，蓝白色的光顺着塔身一路往上爬，穿过雨云，照进远处成片的玻璃幕墙。我耳蜗里所有公共频道在同一时间爆满，广告流、路况流、情绪校准流全被一股更强的信号顶开，像城市原本讲了很多年的一套话，突然被人硬生生截断。零站在塔核前，背影单薄，接入线从她后颈延到控制台深处。她开口时，声音被广播矩阵送进全城每一个连着穹网的终端，没有煽动，也没有哭腔，只像在提交一份谁都该看的报告。“我是零。我的人格基底来自研究员林晚。她死于强制意识提取，不是意外事故。”第一批证据跟着她的话一起推送出去。街面巨幕的广告忽然闪了几下，原本卖保险和营养液的画面被一层新标签覆盖：情绪引导、风险抑制、消费激励。中层地铁站里，排队进闸的人停住脚步，看着自己义眼弹出来的提示框，里面列出过去三个月被穹网主动压低的焦躁指数。下层夜班工棚里，有人摘掉耳蜗接口，脸上第一次露出不被系统修平的怒气。更远一点的上层公寓里，几名正准备出门的白领站

在落地窗前，第一次看见自己每日情绪评分的回写曲线；环港区的赌场天花板突然切进林晚实验室的片段，赌客们摘下沉浸头环，谁都没心情继续下注；甚至连街边自动售货机都在屏幕角落弹出一行小字，提示当前购买欲望受到外部激励参数放大。整座城市没有被同一句口号点燃，而是被成千上万条具体证据一寸寸割开。回声组还在往上冲。一个银灰装甲绕到我右侧，枪托砸在我肩胛骨上，我反手用左臂卡住他脖颈，借护栏把人掀到塔外。他惨叫只持续半秒，很快被高空风噪吞没。第二个人趁机贴近，短刀扎进我左臂外壳接缝，电火花立刻炸开，整条义体手臂当场失去三分之一输出。我一脚把他踹开，肩头被后坐力震得发麻，右眼热得发红，视野边缘开始出现灼亮噪点。零还在继续广播。“追杀我的武装并非天穹正规安保，而是暗流内部回声派伪装单元。相关授权记录来自白鲨。”白鲨就在十米外，脸色被塔光照得发灰。他听见这句，像是终于明白自己的戏台被人从底下拆了。那种沉着从他身上裂开一道口子，露出来的不是恐惧，是纯粹的愤怒。“你毁掉的是唯一能让城市起身的机会！”他朝零吼。“我毁掉的是你替别人决定该怎么活的资格。”零回答。白鲨抬枪就打，我从检修柜后扑出去，子弹擦过我耳边，打断了零头侧一缕头发。我撞上白鲨，两个人一起滑到维护环边缘，脚下就是几十层高的空井。他力气不如我，却比我更舍得赌命，膝盖顶着我腰侧，想把枪口再抬起来。我用额头撞开他的护目镜，低声说：“你和天穹最大的区别，就是你的广告词更像真话。”说完我扭住他的腕骨，把枪甩下塔外。白鲨失去平衡，半个身子挂在护栏外侧。我本可以补一脚，让他彻底掉下去，可我没这么做。我松开手，后退一步，把选择留给他自己。白鲨死死抓着护栏，眼睛里第一次没了答案。塔里的广播还在扩散。更多日志被推给全城用户，包含林晚封存器记录、天穹回写参数、回声组的装甲校准清单。城市没有立刻爆炸，也没有像革命宣传里那样瞬间沸腾。真正先出现的是停顿。街口信号灯照常变色，空轨照常滑行，可很多人都在原地停了半秒，像第一次意识到脑子里有些念头不是自己长出来的。闻策没有再接入，也没有下令强攻。塔外那些黑色装甲车只是守着，沉默得像一堵更大的墙。我忽然明白，这种沉默比镇压更危险。它代表天穹已经开始计算，怎么把今天的裂缝纳进明天的新秩序里。我拖着发热的左臂去拉应急闸，想给索降井多争一点时间。金属把手烫得吓人，我只好用肩顶着往下压。广播塔备用警报终于响了，低沉，连续，像某种巨兽知道自己被人掀开胸骨后的怒吼。回声组里还有两个人没退，他们看白鲨挂在护栏上，一时不知道该救首领还是该继续杀人，这点犹豫正好给了我和零一条出口。零拔出后颈接线时，整个人晃了一下。我冲过去扶住她，左臂因为过载发出持续报警，像有一群细针在金属里钻。她靠在我肩上，看着下方满城乱跳的光，声音轻得只剩我们能听见。“现在他们知道了。”她说。“知道不代表会赢。”我带着她往紧急索降口退。“我知道。”她抬眼看我，眼里却没有后悔。“可从现在开始，他们至少能分清，哪一句话是塞进脑子里的。”

第012章_霓虹城的黎明

第012章 霓虹城的黎明 我们离开广播塔时，城里还没彻底乱起来。真正的大城都这样，哪怕心脏被人划了一刀，血也不会立刻喷到街面上，只会先把所有信号往里收一收，装作一切照旧。我和零顺着紧急索降井滑到塔基下层，再借一条废弃货运磁轨往城边撤。陈医生在终点等我们，开来一辆快散架的冷链车，车门一拉开就是消毒水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道，闻着很像活路。我刚坐上车，左臂义体就彻底罢

工了。陈医生一边骂一边拿固定架把整条手臂锁住，说再多撑半小时就得把神经接口一起烧坏。零坐在对面，脸色还白，眼神却比在机房初见时更稳。广播塔给了她一张全新的脸，不是外貌，是别人再也无法替她定义身份那种脸。车子开出中心区后，霓虹开始变稀，楼群也矮下去。城边有大片被天穹放弃的物流场和风机阵列，再往外就是没接进穹网的荒地。很多人把出城当成解脱，我以前也这么想。可真到了边上才会发现，城市最狠的地方不是围墙，是它把每个人需要的空气、药、接口、工作全做成了网。人离开灯，未必就能活。零把从广播塔拷出的最后一批日志投到车窗上。证据链已经很完整了：一路追我们的银灰装甲都属于回声派，识别包和行动预算由白鲨授权；天穹集团真正的地面部队直到广播塔事件才现身，而且抵达后选择了围观。闻策在最后一份内部备忘里写得很直白，觉醒一旦成为公共事实，就有机会被改造成新的产品线和新的秩序叙事。企业不急着扑灭火，因为他们更擅长卖火场后的灭火器。“所以你一开始收到的提醒是真的。”零看着那句别相信穿银灰装甲的人，语气平静。“追我的主力不是天穹，是暗流里想让我死的人。天穹只是在等，等谁把故事做大。”“白鲨想要一座祭坛，闻策想要一门生意。”我靠在车厢铁壁上，觉得伤口一阵一阵地跳。“这城里最贵的东西还是解释权。”陈医生哼了一声：“你总算把学费交明白了。”车开到风机阵列边缘时，天已经开始泛灰。霓虹城头顶的人工云层被晨光撕开一条缝，露出一一点久违的自然颜色，薄，冷，不怎么好看，却比广告板上的天空耐看。陈医生问我们接下来去哪儿。他已经准备好两套方案，一套是沿旧物流线送我们出城，一套是回下层沉积区，再找新的诊所和节点躲起来。我看向零，以为她会选第一套。离开霓虹城，对她这种被所有人盯上的存在最像常规答案。零却摇了摇头。“我不走。”她说。陈医生手里的方向盘差点打偏。“你闹什么，城里现在最想找到你的，一边是集团，一边是被你拆穿的暗流残党。”“所以我更不能走。”零把日志界面收起来，目光落在远处那些还没亮起的居民楼上。“广播只是把门撞开，没有人会替他们把路修出来。穹网裂了一道口，我能趁这时候搭一层地下节点，让没有企业许可的人也能互相验证信息。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学会分辨自己的念头从哪儿来，控制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稳。”她说这话时没有英雄气，也没有赴死的热。那更像一名工程师在陈述接下来该干的活。我忽然明白，她从头到尾要找的都不是安全，是一个能让自己选择继续存在的理由。现在她找到了。“你呢。”她转头问我，“你可以拿现在这些证据，换很多钱，换离城证，甚至换一份干净身份。你还想留在这里吗。”我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城市边缘，想起周遇的指骨钥匙，想起林晚在玻璃墙后的眼睛，想起白鲨把人命算成神话成本时那张平静的脸。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只是在霓虹城讨生活，收谁的钱，替谁跑腿，都是技术问题。现在我知道不是。有些账接了，就会长到骨头里。“我先把手修好。”我说，“然后替你收节点费。你这生意想长期做，总得有人负责把踹门的人赶走一点。”零笑了。这次她脸上的表情不像借来的，也不像学出来的，就是她自己的。我靠回座位，听见车厢里风机低鸣，听见陈医生又开始盘算维修费，听见远处城市重新亮起一天的灯。那些灯还是冷，还是硬，还是把无数人照得像货架上的货，可它们落进晨色里时，颜色没有以前那样糟。冷链车停在城边断桥旁，我下车点了支烟，望着天穹集团的塔群从雾里一点点显形。左臂义体在锁架里发出细小嗡鸣，像一台老机器重新找回节拍。我知道这座城不会因为一夜广播就变好，控制也不会因为真相露面就消失。可至少从今天起，总会有人在听见脑子里的声音时，多问一句那是谁放进去的。对霓虹城来说，这已经算黎明。